

世界苗学通史编纂研究的文献史料、基本思路与方法

龙宇晓^{1 2} 石茂明^{1 3}

(1. 贵州师范学院中国山地民族研究中心, 贵州 贵阳 550018; 2. 复旦大学民族研究中心, 上海 200433;
3.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1)

摘要: 经过长期持续的积累, 中外各国苗学研究都已有了较大进步, 但迄今为止中外学术界都还未及时对世界苗学历程开展全面系统的学术史研究, 极不利于苗学的整体发展。贵州师范学院的海外苗瑶族群研究中心在最近的三年时间里系统地搜集整理了大批的苗学文献, 为梳理世界苗学发展历史进程及其特点奠定了厚实的文献史料基础, 现亟需联合国内外各方学术力量进行集体攻关, 采取行之有效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编纂一部能为中外苗学研究者提供学术史鉴的多卷本世界苗学通史著作, 以期促进全球苗学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 世界苗学; 学术通史; 苗族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7798(2015)08-0002-05

DOI:10.13391/j.cnki.issn.1674-7798.2015.08.002

Writing the General History of Global Hmong Studies: Data Sources, Structural Framework and Methodology

LONG Yu-xiao^{1 2} SHI Mao-ming^{1 3}

(1. Guizhou Normal Colleg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Mountain Peoples, Guiyang, Guizhou, 550018;

2. Ethnology Research Center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3.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Over the past hundreds of years, research publications pertinent to the Hmong/Miao in China and all over the world have accumulated to such an extent that critically writing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global Hmong Studies has been put forward to the academic agenda. Based on its solid work in research material collection and collation, research trend reviews, and other preparatory academic activities, the Center for Global Hmong Studies at Guizhou Normal College is now embarking on building a large collaborative research team to move onto such an academic genealogy research project, for which the data sources, basic framework, and methodology issues are outlined here for critical review and further improvement.

Key words: Global Hmong Studies; General History of Scholarly Research; the Hmong People

一、世界苗学通史的编纂研究: 一项亟待开展的重大课题

苗族是起源于中国的一个世界性民族, 全球约有1300多万苗族人口, 其中近千万苗族生活在中国; 约有400万苗族人口居住在海外, 主要分布于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大陆国家, 美

国、德国、加拿大、法国、法属圭亚那等欧美国家和地区, 以及澳大利亚等大洋洲国家^[1]。苗族具有悠久的历史, 早在我国先秦典籍中就有涉及苗族先民的记载, 古代汉文文献关于苗族的记述传统一直延续到清末, 可谓为中国苗学的古典时代; 其间的文献除了史料外, 也不乏关于苗族历史的梳理和辨析(如宋儒朱熹的《记三苗》、清人严如

收稿日期: 2015-07-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我国各民族关键符号及其对民族关系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 13AZD057); 贵州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山地民族研究中心2014-2015年基地建设项目; 贵州师范学院民族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世界苗族研究文献史”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1. 龙宇晓(1966-), 男, 贵州天柱人, 贵州师范学院教授, 中国山地民族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国家民委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民族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研究方向: 海外苗瑶民族研究、认知人类学。

2. 石茂明(1968-), 男, 重庆秀山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 海外苗族研究、历史人类学、跨界民族问题。

煜《苗防备览》等)。

近现代民族学或人类学意义上的苗学研究肇始于民国初年。20世纪三四十年代堪称中国“近现代苗学时期”的学术高峰阶段,涌现了一大批研究苗族的专家学者(如凌纯声、芮逸夫、石启贵、吴泽霖、陈国钧、罗荣宗、杨汉先、梁聚五、江应樑、胡庆钧等)。新中国成立后,苗族研究进入“当代苗学时期”,经过建国初期全国范围的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苗族的知识分子不断增多,形成了当代中国苗学研究的第一个高峰。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出版“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其中的苗学著作全面汇集了有关苗族的调查资料和研究成果,学者们撰著的多学科、多视角苗族研究论著也纷纷面世,形成了当代中国苗学研究的第二个高峰期。根据近日利用相关数据库平台进行跨库专业检索的结果,仅就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大陆地区中文苗学研究论著(包括报刊文章、著作、析出文献、会议论文、学位论文等)进行初步统计,文献总数即已近5万条。此外,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港台学术界对苗族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无论是钱穆、凌纯声、芮逸夫的晚年著作,还是新生代学者张兆和、简美玲、何兆华等人的新近论著,都具有较高学术深度。

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除了零星几篇传统的局部罗列式综述文章外,中外学术界都还一直无人对包括大陆和港台地区在内的我国苗学发展轨迹及其特点展开全面系统的梳理、分析、评价和研究,造成了人们对我国苗学历史底蕴和当代成就认识上的不足,以至于在海外一些学者中出现了“苗族人口的中心在中国而苗学研究中心却在欧美”的误会,亟待深入开展中外苗学史的通盘研究和比较来予以澄清或正名。

中国境外的苗学发展史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海外古典苗学阶段”(13—19世纪末)、“近现代海外苗学发展阶段”(1900—1975年)、“当代海外苗学拓展阶段”(1976—至今)。“海外古典苗学阶段”是海外苗学史上以“粗描”为特征的开创期,其间的苗学文献主要是西方人士根据自己所见所闻辅之以西方人接触到的一些典籍记载内容,来描述中国和东南亚地区苗族的生活习俗。据美国苗学专家L. Ashmun等人估计,这一阶段的相关文献约在300种左右。但除了《马可·波罗游记》外,被译介成汉语、为国人所知者寥寥无几,更谈不上学术史的述评或研究了。从20世纪初到越战结束后东南亚等国苗族大量移居美法等西方国家为止,可说是西方苗学史上以“详记”为

基本特征的“近现代苗学发展阶段”(1900—1975年)。这一时期西方关于苗族的论著不仅在文献数目上有了很大的突破,在深广度上也有了较大进步,具有较高学术价值。英国传教士伯格理和S. R. 克拉克、美国学者葛维汉、日本学者鸟居龙藏等人的论著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里,由于法国在老挝和越南等地进行过长期殖民统治,法国学术界一直对中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大陆的苗族很关注,开展了大量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形成了大量关于苗族的法文文献。20世纪中期,在国外对苗学的研究中,法国独领风骚,莫乐禅(Guy Morechand)、李穆安(Jacques Lemoine)等人是其主要代表人物。

美国越南战争结束之后,老挝等国成千上万的苗人在联合国难民安置机构的协调之下,作为战争难民移居美、法、德等欧美国家,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文化冲突及调适,使苗族频繁地进入到一些西方人类学者特别是族群研究者的学术视野,成为他们多年关注的研究热点,海外苗学研究从而进入了“当代拓展阶段”(1976—至今)。在此后的近半个世纪时间内,海外苗学研究无论是在基础资料的积累上还是在相关论著的数量上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一时期,迄今为止与苗族相关的英文学术文献中,仅硕博学位论文就在3千多部以上,相关著作至少千部,报刊文献不少于1万条,法文、德文和俄文的相关学术文献也不少。这种状况刺激了东南亚大陆的泰、老(挝)、越等国苗族研究的发展,近三十多年来这些国家的学者以其国家官方文字为载体编著和出版了一批数目可观的苗族研究论著,构成了东南亚本土苗学文献的基盘。自鸟居龙藏1901年发表首篇关于苗族的论文以来,日本苗学在百余年里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成果(如伊藤清司、君岛久子、铃木正崇、谷口裕久、吉川美惠子、吉开将人、鸟丸知子等人的著作)^[2]。然而,在我国学术界,除了王慧琴、杨昌国、石朝江、纳日碧力戈、龙宇晓等人发表过数篇关于国外苗学的综述介绍性论文外,总体来说对海外苗学发展的历程、特点、学术史经验和问题还没有足够的了解,更谈不上深入研究和借鉴了。

综上所述,经过长期持续的积累,中外各国的苗学研究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研究者和研究成果,使苗学在世界民族学的族群研究体系中具有了一定的重要地位。正如我国苗学界公认的,世界苗学发展至今,业已成为一门“国际显学”^[3]。但迄今为止中外学术

界都还未对世界各国的苗学发展历程展开全面系统的学术史研究,既不利于达到对全球苗学历史和现状的整体了解,也制约了各国苗学研究界之间的交流合作。因此,对海内外各国的苗学发展历史开展全面深入的研究,编纂一部对全球苗学史进行整体观照、能为中外苗学研究者提供学术史鉴并为我国有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的多卷本世界苗学通史著作,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

二、世界苗学通史编纂研究的文献史料基础

如上所述,苗族是中国各民族中历史最为悠久的民族之一,也是全球范围内少见的分布地域较广、人口较多的跨国民族之一。千百年来,苗族及其独特而丰富多彩的文化引起中外各国人士的高度关注,他们深入苗族社区进行实地考察,写出了大批的记述报告和研究论著,形成了丰厚的学术文献和史料资源。从国际范围来看,“苗学文献资源广泛分布在世界各地,形成了中国大陆、欧美、东南亚三大苗学文献集散地”^[4],为我们按照预期构想来开展苗学领域的国际学术对话、编纂具有全球视野的跨越国界限制的世界苗学通史奠定了扎实的资料基础。

随着学术文献数量的大量增加,海外学术界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有意识地对苗学文献进行整理编目,编撰了一系列文献目录学著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欧勒尼(D. P. Olney)1983年编写出版的*A Bibliography of the Hmong [Miao]*;施密斯(J. C. Smith)1987年编著的*The Hmong: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1983—1987*和1996年编写出版的*The Hmong: 1987—1995: A Selected and Annotated Bibliography*;傅尔发(M. E. Pfeifer)2008年编写出版的*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Hmong - related Works: 1996 - 2006*。这些苗族文献目录学书籍,对于我们了解海外苗学文献资源及其分布的状况,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将是世界苗学通史编研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工具性的学术信息资源。

目前中国大陆地区尚无专门收藏苗族图书文献的专题文献中心或图书馆或档案馆。我国境内的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社科院图书馆等社科外文献藏量较大的图书文献服务机构虽然收藏了一些海外苗学著作,但数目很有限,近日检索结果显示,国家图书馆的相关收藏量目前只在百余种,北大图书馆还不足40种,中国社科院图书馆只有10余种的藏量。但是,值得庆幸的

是,贵州师范学院的有关专家学者很早就充分认识到研究海外苗瑶等国际山地族群所具有的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在贵州民族学与人类学高等研究院创院伊始之际就将海外苗瑶文献的收集整理研究列入中长期发展规划,特地建立了“海外苗瑶族群研究中心”,安排专人组织团队从事海外苗瑶研究文献的收集整理研究工作。两年后,贵州民族学与人类学高等研究院又与贵州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合作,共同创建了“贵州师范学院海外苗瑶学术文献翻译研究中心”,其目的就是为了更便于将苗瑶研究方面的研究力量与外文阅读翻译方面的学术资源整合起来,开展集体攻关,专门致力于西文苗学研究论著的系统整理和译介工作。

贵州师范学院的学者们在海外苗族文献资料收集整理研究方面的长期积累和卓越成效是有目共睹的。早在1983年,贵州师范学院教授谭佛佑先生就发表《本世纪初贵州省威宁县石门坎教会苗民教育述评》(《贵州民族研究》1983年第1期)对海外传教士在贵州石门坎苗区开办教育的实践及相关文献作出过述评。1987年,贵州师范学院的有关学术研究人员即已开始对欧美苗族移民研究文献的译介工作。例如,龙宇晓在《民族译丛》(即《世界民族》的前身)1987年第4期发表译著《迁居美国后的老挝苗族对其传统婚俗的态度》,这篇文章摘译自西方苗族移民研究的第一部著作《关于西方苗人的观察报告》(*The Hmong in the West: Observations and Reports*, 1982)中的一章。20世纪90年代中期龙宇晓又根据有关学术部门的工作需要,组织人员选译了该书另外一些章节。同时,也从西方苗族移民研究方面的另一经典著作《变迁中的苗族》(*The Hmong in Transition*, 1986)一书中挑选部分重要章节内容,进行选译。此外,还委托或协助其他人员翻译了来自另外一些期刊或专著的海外苗学文献,或供内部参考,或发表于学术期刊。

在2008—2009年间,龙宇晓应美国国务院“富布莱特学者驻美交流计划”(Fulbright Scholar-in-Residence Program)的邀请,前往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康克迪雅大学苗学研究中心担任“富布莱特学者”(J. W. Fulbright Scholar)和访问教授。该研究中心的英文全名是Center for Hmong Studies at Concordia University,这是2002年成立的、目前在全美国影响最大的苗族研究机构。“富布莱特学者”是美国联邦政府给予外国访美学者的最高殊荣之一,这是中国苗学研究者第一次获此学术荣誉。作为国际苗学领域的首位“富

布莱特学者”,龙宇晓在为美国康克迪雅大学本科生讲授苗族史、苗族文化与社会等学分课程的同时,还帮助其苗学研究中心图书馆扩充了其苗学文献图书收藏量。在此过程中龙宇晓不仅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学术界苗学研究文献的全貌有了系统而深入的了解,并且也借此机会尽可能齐全地收集了西方苗学研究方面的重要文献资料,包括纸质出版物和数字文献。有些已绝版的书,通过旧书行搜寻、代购,搜寻、代购未果的则复制或扫描。这些前期的文献搜集工作,为2012年贵州民族学与人类学高等研究院得以成立“海外苗瑶族群研究中心”奠定了学术文献资料的雄厚基础,也不经意地使贵州师范学院成为了迄今为止整个亚洲范围内掌握非汉字苗学文献资料最多的学术机构。

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海外苗瑶族群研究中心”的学术团队成员们依托这些文献资料,开展了一批独具特色优势的科研工作,形成了“我有他无”的学术品牌^[5]。其中,最主要的包括“海外苗学名著译丛”首批书目的翻译和系统评介、《二十世纪海外苗学英语文献综录》等“世界苗瑶文献资源丛书”首批书目的组织编写。此外,贵州师范学院的研究人员还充分利用这批文献资料及其整理工作的初期成果,申报了从厅级、省部级到国家级的各级各类科研项目,在海外苗学史研究的高层次科研立项方面获得了可圈可点的优良成绩。例如,在2013年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名单中,贵州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贵州民族学与人类学高等研究院海外苗瑶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薇主持的《海外苗族英语文学研究》项目成功获得西部项目的立项,这是国内首个关于海外苗族文学研究方面的国家级课题,也在国内外范围实现了苗族英语文学研究项目上零的突破。贵州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胡建敏主持的《西方学术界苗族口承宗教经籍搜集整理研究的述评与批判》首次对西方学术界搜集整理的苗族宗教经典进行了梳理和译介及评析,荣获2014年度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青年课题立项。蒙昌配主持的《海外苗族文字及其影响研究》也同样荣获2014年度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青年课题立项,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海外苗族语言文字研究省部级项目方面零的突破;紧接着,他主持的《中外苗族文字史比较研究》则在2015年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般课题的立项,在国内外范围内实现了苗族文字研究国家级项目上零的突破;在贵州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贵州师范学院中国山地民族研究中心

的基地建设项目、贵州师范学院民族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贵州民族学与人类学高等研究院发展规划与基础建设项目(包括微型项目、预研究项目、委托项目、招标项目等)中,与苗族文献整理研究或海外苗学资源译介相关的课题或子课题研究内容也占据了显著的比例。总之,贵州师范学院的海外苗学研究团队在海外英法德日等主要语种苗学文献史料方面均已有了良好的积累,为世界苗学通史海外部分的编纂研究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就国内的汉文苗学文献资料而言,编写世界苗学通史国内部分各卷所需的基础史料也已比较充分。我们近期利用图书馆数据库平台进行跨库专业检索的结果显示,新中国成立以来汉文苗学文献(包括期刊论文、报纸、著作、文集析出、会议论文、学位论文等)的总数在近5万条,是近二百年来海外各国苗学文献总和的一倍多。为了达成对这些中文海量文献资料的有效利用,贵州师范学院中国山地民族研究中心暨贵州民族学与人类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团队近年来开展了一些卓有成效的中文苗学文献资源梳理工作,编撰了《中国苗学文献资料题录》上中下三大卷、《中国苗族研究文献题录》(湖北省新闻出版局重点出版项目)等文献工具书。综上所述,这些前期基础工作及其成果都为世界苗学通史的编研准备了良好的学术文献史料条件,使这一重大项目的实施成为可能。

三、世界苗学通史编纂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方法

世界苗学通史的编纂研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基本思路就是要综合运用民族学、历史学、文献学、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苗族研究发展历程和各类学术文献或论著成果进行尽可能全面系统的分类梳理和深度评述,对其中所包含的学术思想内涵开展福柯“知识考古学”式的分析和批判性研究,以捕捉前沿知识、反思理论问题、把握学术发展趋势和动向。通过基于苗学文献信息资源整理和分析的学术动态研究,本项工作旨在形成具有导向意义的研究成果,使国内外学术界和有关人士能够更全面准确地了解全球苗学发展动态及其影响,以确保苗学的发展不受海外“赫蒙主义”苗学观、新旧殖民主义思想和“东方学”范式的不良影响^[6],从而保持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同时,也为中国苗学研究界积极开展国际学术对话并对西方苗学中的错误观点展开批判、深入进行海外苗族民族

志的国际性研究奠定基础,从而更有力地推动中国民族学和族群研究的重要分支——苗学能够早日走向国际,加入学术主流,以确保中国在世界苗学体系中的学术话语权和主导地位。

在各国别的苗族研究学术史编研工作面临的关键问题和难点问题当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世界各国各主要语种苗学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问题。“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全面分析掌握海外英法德日俄越泰等语种学术界苗学研究的发展动态,更好地研究世界苗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就必须对已有近二百余年积累的、数量十分庞大、分布十分分散、内涵十分丰富的非汉字苗学文献信息尽可能详尽地予以搜集,并按专业规范进行整理编目,以便查阅利用,提高研究效率^[7]。其次,要重点解决的是中国和海外各国苗学研究发展动态的梳理与分析问题,这是世界苗学通史编纂研究最核心的内容,是这项工作的重中之重。由于我国的苗学研究界对海外各国苗学研究发展动态缺乏深入全面的了解,目前还难以和国际苗学界进行学术对话和对等交流,尚处于“自说自话”“闭门造车”的尴尬状态,学术水平的提升和拓展面临着严重的瓶颈障碍,因而,海外各国苗学发展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就显得更加重要^[8]。

对中外苗学史的分析研究应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文献计量分析、研究主题的文献内容分析、范式与话语模式分析、合作网络与学术共同体、最新热点和前沿的知识图谱分析、影响力及其路径分析、具有代表性的苗学人物和事件及文本个案研究。只有通过翔实的分析,全面而系统地揭示了中外各国苗学发展的模式、趋势与特点,之后的学科发展反思和批判性的研究乃至相关对策的提出,才会具备可靠的基础。

为此,世界苗学通史的编纂研究工作团队应首先对中外各国各语种的苗学文献资料进行尽可能全面地搜集,在此基础上进行分类梳理,以实现文献史料的有效利用。然后,通过剥茧抽丝式的文本释读和话语分析,加深对这些学术文献史料内涵及其价值的认识,从而揭示各国学术界苗学研究的总体发展趋势、主题及概念演化、合作网路和学术共同体、影响力及其路径等等,并且指出其中的政治或文化偏见,批判其中不利于我国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软实力发展建设的观点。由于研究的内容是多层面的,所以需要采取灵活多样的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世界苗学通史编纂工作的研究对象和内容的

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史料跨国分布,比较分散;二是文献基数较为庞大;三是历史跨度较长;四是内容涉及多学科内涵。因此,编纂研究必须采取跨学科的视角,不能局限于某种单一的视角和方法,而应以人类学、民族学的前沿理论和方法为主,同时博采历史学、语言学、文学、图情文献学、科学学等学科领域的理论分析视角和研究方法。编研工作实施过程中将会用到的具体方法主要包括:1. 民族志调查法(主要包括对相关学者的深度访谈);2. 文献史料采访学方法(含口述史方法);3. 文献内容分析法;4. 文献计量分析法;5. 文本解读法;6. 话语分析法;7. 文化共识分析法;8. 知识图谱分析法;9. 学科史的范式分析法等等。例如,通过将图书情报文献学的文献采访学方法与民族学的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可有助于探寻和发现新的文献史料线索;通过借鉴语言学等领域常用的话语分析法和文献学的主题分析法,可加深对中外各国苗学文献信息内涵的理解,使这些文献反映的学术发展趋势得以被揭示。此外,人类学的主位观和客位观相结合(emic vs. etic)的方法,对于我们多元视角出发,全方位地认知和理解世界各国苗学研究者及其学术论著文本的背景和特点,也具有很强的适用性。

参考文献:

- [1]龙宇晓. 百年海外苗学信息动态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J].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2014(4).
- [2]龙宇晓. 日本苗学文献中的工艺技术深描研究[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2015(4).
- [3]石朝江. 国际“显学”: 国外苗学研究概览[J]. 贵州民族研究, 1998(3).
- [4]纳日碧力戈. 探索新时期民族学文献资源建设的新路子: 贵州师范学院海外苗学文献资源收集整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贵州师范学院学报 2014(8).
- [5]纳日碧力戈. 全球学术对话背景下的海外苗瑶学术文献资源研究[J]. 民族论坛 2014(8).
- [6]杨培德. 解构苗族的东方学文本——评雅克·勒莫瓦纳博士的《讲述真理》[J]. 苗学研究, 2011(2).
- [7]王薇, 石茂明. 西方苗学英语文献搜集整理研究三题[J].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2014(4).
- [8]纳日碧力戈. 海外苗学文献资料搜集整理研究对于中国山地民族学的意义[J].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2014(3).

[责任编辑: 周冬梅]